

我思、我剪—— 走出民間·剪出中國新意象

喬曉光



▲《鄉神》·1988 100×90cm 喬曉光先生創作剪紙



▲作者喬曉光先生及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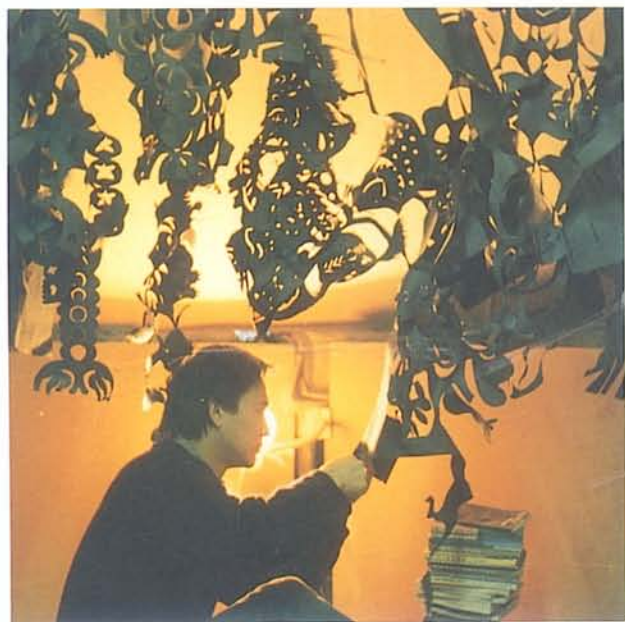
▲《女媧》，1989 100×100cm 喬曉光先生創作剪紙

民間剪紙對我們來說似乎已經不陌生了，在展覽會上，在電視、報紙等宣傳媒介的信息中，以及仍在源源不斷出版著的各地民間剪紙畫冊，當把一張張剪紙樣子羅列在一起，我們都感到有些重複了。然而實際情況又怎樣呢？我們大都把民間剪紙做為一種造型形式，或一種質材隨意的簡括藝術語言，出自一種視覺藝術的評價目的，我們感知的就是我們看到的。但是當我們把民間剪紙回放到民間文化大的自然生態中去的時候，它傳達給我們的遠非展覽、畫冊上看到的那些。

正像把敦煌莫高窟牆壁上的忍冬花紋，放到展覽會的玻璃鏡框裏時，我們看到的只是一種優美的圖案風格，但當我們置身於深暗的洞窟裏，在那高大佛像的腳下，從四周及天頂那雄渾富麗的壁畫中漸漸辨認出一束束波浪起伏的忍冬花紋時，我們彷彿看到了自然神秘優美的生機和風韻，在這猶如天國的洞窟中，一切都成了生命的精靈。因此，一幅民間剪紙脫離開原初的生存空間，我們根本無法深入體驗她那優美的生命境界，民間的概念，首先不是作品本身，而是指那具有

悠遠無限意味的，又活生生的存在並可以感知的實體文化的生命空間。從某種意義講，民間剪紙對我們仍然是陌生的。

民間剪紙作為一種文化的體裁，她的確充當了一個相當普及而又神聖的角色，用一種非常簡約單純的語言形式，在漫長的歲月中重複戴著意味深遠、約定俗成的文化象徵內涵，由於生命存在的情感需要，她隱喻的目地都是指向現實功利性的。從這種意義來講，民間剪紙就是民間情感的生命符號，是民間生存之吉祥心理需求的外在對應



▲1989·《空間·吉祥之光》之一 空間剪紙創作



▲1984·《耍皮影》



▲1984·《自畫像》



▲1984·《聊齋·席方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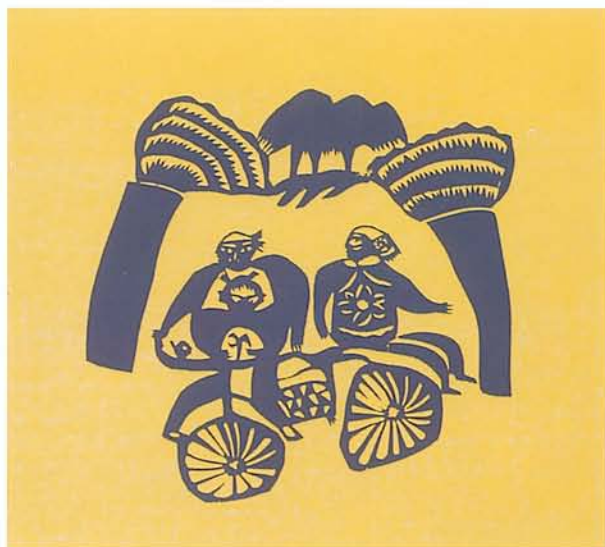
物，是他們用自己認可的語言形式為他們自己的精神設立的符號暗示系統。從“抓髯娃娃”、“魚戲蓮”、“石榴”、“扣碗”，到團花、盤腸子、萬字不斷頭等剪紙紋樣，他們

所創造的都出自他們生存吉祥心理的需求，而非純粹的審美愉悅。在民間，以拿起剪刀鉸剪紙到張貼在環境中受用，這是一個完整的心理外延和回歸的過程。在這裏民間剪

紙本身的藝術形式完美和諧和作者的個體創造性並不是十分重要的。即是約定俗成，必然有約定俗成的模式，這是在廣泛區域內可以接受認可的基本準則，作為造型藝術的



▲1984·《小城日誌·初春》



▲1984·《漫下坡》



▲1984·《小城日誌·暮春》



▲1984·《小城日誌·雪夜》

隨意心態只是體現在某些地區，或某個人的剪紙風格上，造型的基本結構，和那些與約定俗成文化內涵聯繫緊密的造型選擇物，通常是不會輕易變更的，在傳統民間剪紙上

尤其是這樣。我們可以做一個為了說明問題也許並不十分貼切的比喻，如果說官方文化主要是靠文字這種符號承載延續了傳統文化，那麼民間文化的發展是靠什麼來承載

延續的，一是口頭文學、二是約定俗成的社會群體性的風格行為，但這都不具備文字那種相對獨立的，信息廣泛傳播的接受價值。第三是民間藝術，在這種可視的文化符號



▲1984·《三個姑娘一台戲》



▲1984·《中國古神話·五丁拔蛇》



▲1984·《桃花源》

系統中，民間剪紙在這裏充當了歷乎文字的象徵功能和廣泛的傳播接受價值。她在眾多區域有相同的文化內涵，即統一界定性、外在形式結構的廣泛認可性和相對的恆定性，以及作為一種心理和情感在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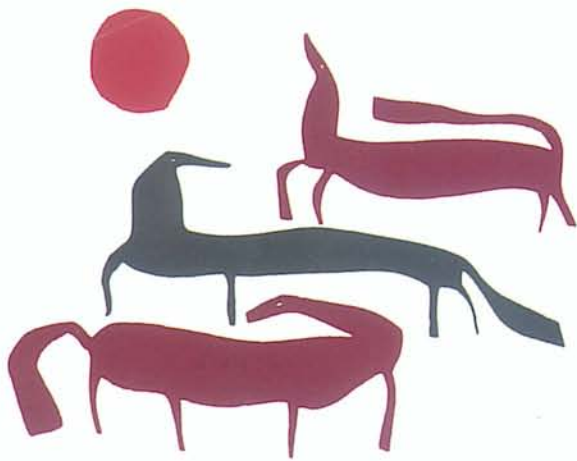
述過程中的廣泛使用價值，都為我們提供、傳達了具有歷史傳統意味的豐富信息界。因此，當我們關注民間，企望更深的理解民間時，我們不得不去關注這近乎“文字”意味之民間剪紙，我們也只有到民間

那個古老而又活生生的實體文化生命的空間中，我們才有可能更大的滿足我們的初衷。

當我們企圖從民間剪紙中獲得啟示，去尋找自身藝術出路的時候，我們決不能忽略民間剪紙那種



▲1984·《中國古神話·女媧補天》



▲1984·《黑色的慢板》



▲1984·《古風·綠林好漢》

所謂盡乎“文字”功能意義的形式價值和文化內涵，她使我們以生命的層次去認識感知民間剪紙，作為藝術風格的審美和民間創作心意及創作行為的審美。如果我們僅把民間剪紙的藝術風格作為我們創造性

目的的參照，或一味的強調我們本身之民間風格肖似，這就給我們自己畫了一個相悖矛盾的怪圈，遠離了民間風格，失去了學民間的本意：靠近了民間風格，又不盡藝術個性創造的初衷。我們需要對民間

剪紙有一個比較客觀理性的認識和分析，也許我們在學習認識民間剪紙過程中之感悟和體驗比風格的模仿要重要的多，風格是氣質成熟相對穩定的表現，風格的真實價值在於創作者氣質的真實，而模仿是接



▲1984·《葫蘆的神話》

近不真實的。藝術創造需要情感昇華的心態，而民間剪紙也許正是我們扣開民間藝術心靈，尋找情感心態昇華的心理激發過程，我們和民間之間畢竟有一個時代劃定的時空生態界線，我們和民間藝術的交流理解，以及我們自身的藝術完善都取決於我們心靈過程的深化和完整，和我們對時代審美時尚的尺度把握。走向民間，我們還要回到民間，不是也不可能是傳統的民間，而是時代的民間，人類的民間。



▲1984·《武松》



▲1984·《中國古神話·蜃馬》